



(吉林篇)

我將寫出愛情在草籽裏越冬的樣子

任 白

出差南行，友人問訊：聽說你們那兒下雪了。翻翻微信，果然朋友圈裏粉妝玉砌，天地被一片蒼茫的白色重置了，那些圖片和視頻下面綴滿讚嘆。可是，這雪到底下在哪了？無數晶瑩剔透姿態各異的六角星投身北國，但作為話題談資，作為詩文裏被賦予不同情感內蘊的意象，作為在孩子們的大呼小叫中飄搖墜落的白色禮物，這雪漫天飛舞，它是季節輪轉的信使、乾坤清氣的載具，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雪給每個焦灼於紛繁世事的人送來了清潔美好的訊息。

但是千百年來，人們對雪的詠是千差萬別的。「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是以相似之形轉喻迥異之物，從中替換掉嚴寒，繼而從挑戰中看到希望；「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柳宗元《江雪》）是把寒江孤舟的冷寂凝聚到白雪之上，而一個「釣」字則道盡「蓑笠翁」對孤獨的迎納與據守；「白雪卻嫌春色晚，故穿庭樹作飛花。」（韓愈《春雪》）中能看到一顆熱切之心對眼前自然景物的投射與「篡改」；「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李白《行路難·其一》）則是以「冰雪」極言人世隨時可能遭際的絕境，它們在萬水千山的阻隔之上又增添了寒冷的摧折；「柴門聞犬吠，風雪夜歸人。」（劉長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以風雪攪動心緒，一個動盪的物理世界裏不確定性永遠是一團凝重的霧霏，而這時候柴門犬吠就是撥開迷霧的一道光亮，歸人已歸，一個殘缺的世界又重回圓滿；當然，寒風凜冽之時，有什麼比一份對飲的邀約更令人心動呢？「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白居易

《問劉十九》）爐火旺心意即滿，新酒盈天地亦圓，雪只是一個下行的引子，現在，它要被一段溫暖飽滿的時光托起，萬古愁也好，人間恨也罷，解藥都在一杯酒裏了。

與古詩詞中雪的多重意象相較，現代詩中的雪往往被書寫成更為複雜幽邃，甚至充滿內在矛盾的角色——

第一次看到雪我感到驚奇，感到一個完整的冬天哽在喉嚨裏
我想咳嗽，並盡快地從那裏逃離。
我並沒有想到很多，沒有聯想起事物，聲音，和一些意義。
一張張陌生的面孔，在空氣中浮動
然後在紛飛的雪花中消逝
那時我沒有讀過《大屠殺》和喬伊斯的《死者》
我不知道死亡和雪
有着共同的寓意。

這是詩人張曙光作品《雪》中的詩句，顯然，這首詩裏的雪，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喻體，而是一個更為龐大複雜的象徵物，是歷史文化和社會現實的冰冷替身，它甚至可以代表整個冬天，和人的命運產生深刻而又駭人的交互，使人產生立刻逃離的衝動。那些在「紛飛的雪花」中隱去的面孔可以指代每一段歷史中的受難者——那些真實歷史事件中被記錄和被遺忘的、那些在作家筆下被凝視和發出過自己聲音

的，最終都歸於廣闊的沉默。此時，大雪成了覆蓋一切的巨大意象，成為這首命運之詩的核心。與此相近的例子還有詩人艾青的《雪落在中國的土地上》，在這首六十餘行的長詩中，雪是「封鎖着中國」的寒冷勢力，是「農夫」、「草原上的人們」、「破爛的烏篷船」裏的人、「墾殖者」們要共同面對的敵人。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雪在現代詩歌中，作為一個常用意象的內涵外延都被延伸放大了，它們從自然風物出發，更多地進入社會歷史維度，用來指代歷史細節無法言說的部分。

然而，雪本身就是一種神奇的造物。關於雪花的造型有很多種不同的說法，有的乾脆說沒有兩片雪花是完全一樣的。大部分雪花為六角形，科學解釋是，因為水分子在特定溫度和濕度條件下凝結形成的冰晶結構為六方晶系。這種結構物理學稱作「密排結構」，它佔據了最小的體積和面積，且最穩定。但在這種基礎



結構之上，雪花衍化出了板狀、星形、柱狀以及針狀等複雜變化。如果在顯微鏡下觀測，每一片雪花都是一件精美的藝術品。它們晶瑩剔透，精巧絕倫，千變萬化。水遇熱成霧，霧遇冷為花，並在酷烈的物候中綻放出千姿百態，這既體現了化危機為生機的生命意志，也傳遞了一種極致的審美精神——無論前路如何艱險，人在現實世界被如何挫敗，我們都能以審美的方式關照和轉化，使人在厄運中保持尊嚴，激發力量，而這也是詩的精神。

最後，請允許我用自己一首名為《有一天》的詩歌作結——

有一天，我會重新寫下
那些令我慌亂的日子
一筆一畫地寫
用最好的紙和筆
像在歷史中自沉時那樣寫
像被聲音拋棄時那樣寫
像被時間覬覦時那樣寫
像毫無希望時那樣寫

我將寫出愛情在草籽裏越冬的樣子
寫她聽着風聲入睡
寫她猜想雪在頭頂積了有多深
寫她想到初融雪水的寒涼
身體就顫抖不已
無論面對怎樣的命運，我們都可以用書寫和思想的方式，以一種溫和且篤定的態度，保持愛情對生命的照看，保持對風雪的耐心，保持對冰雪消融時草尖似的雀躍與敏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春天好好地醒來。

◀雪中吉林市。

百年量子 百年音樂



柳絮紛飛
小冰

用歌劇演繹科學，一個好大膽的嘗試！科學界的量子力學誕生一百周年，音樂界的無調性音樂問世

一百周年之際，由醫學物理學教授吳曉東編劇，二十四歲現代作曲家Joshua T Rivero作曲的七幕英語歌劇《量子奧德賽·交響音樂劇》，是一部量子力學歌劇，其中第二幕「赫爾格蘭的黎明」在港首演。懷揣一顆好奇心，觀看了十一月九日晚在香港大會堂的演出。

這次嘗試很難得，深奧的科學曾經讓全劇組人員感到緊張，吳曉東教授用通俗易懂的講解為他們啟蒙自然界的規律，物理學中的理論與背景，秩序與邏輯等。吳教授希望，觀眾專注於量子理論本身，而不與角色的情感相聯結，通過歌劇感覺量子、聆聽量子，並與之產生共鳴。吳教授的想法得到了尊重。

作曲家Joshua到場致辭，他說歌劇中的四位歌手，男高音、男低音、女高音及女低音，各代表主量子數、角量子數、磁量子數和自旋量子數。當歌手代表的不再是人物，而是量子數值時，他們的聲音就被看成純粹的物理。他大膽地切換調性與無調性，用歌聲表達概率和不確定性，把看不見的量子世界音樂化、藝術化、具象化，繞過理性，把音樂構建在一條直達感性

的通道上。

演出配有視頻，那是觀眾理解劇情的催化劑。科學家們在做實驗，有大大小小的試管，密密麻麻的公式；在書寫，星空宇宙的發展變化，量子軌道的運行規律；在思考，在討論，在路上，在海邊，甚至在用餐時。看不見摸不着的量子，隱藏在活性中，它們上下左右，就在身邊，又無時不在挑戰人類，「你行就抓住我們catch us if you can。」科學家們的工作，不分上班下班。

量子科學，好難理解，量子與藝術相結合，通過歌詞映射量子之光，通過音樂了解科學家上下求索的心路歷程，通過演繹敲開科學與藝術的跨時空對話。把抽象的數字轉化為奇妙的音樂，將優美的旋律融入相互作用的物質之間。這是藝術的創新。

物理學家致力探索量子，藝術家力求表現人類情感。但是音樂與萬物是貫通的，科學與藝術跨界結合，使人感受到量子的奇妙，兩者的界限模糊了。一場跨學科的冒險，用音樂之聲叩科學之門，將抽象的宇宙法則譜寫成迷人的樂章，讓觀眾探秘到神奇的量子世界，這是科技界的新事物，是藝術界的新事物。

香港是一座特別的城市，一些其他地方辦不成的事，這裏或可以。吳教授曾經嘗試在美國和其他國家首演此劇，但是未做到。他感謝香港促成了首演，臨近年末，如果錯過了二〇二五年，還有什麼百年紀念意義。



君子玉言
小杓

照料母親這些天，每天都揪着心。一有狀況，我們都齊齊守在媽媽身邊看護。

十一月四日（周二），與妹妹回老房子取衣服，睹物思人，母親的枕頭上，似乎還有母親穿過的衣服，在醫院一直隱忍的悲痛，此刻再也忍不住，一聲聲叫着媽媽放聲痛哭。

含淚拍下母親的臥室、吃飯喝茶的廳堂、看河邊風景的藤椅……；河岸秋柳撫波，風景裏再不見媽媽的背影。

回到醫院，我們有意大聲說笑：想從衣櫃找媽媽的「小貂」穿穿，過過癮。媽媽那麼好漂亮的衣服，我們都相中了，想穿。母親開心地笑。

母親誇女婿揉腿揉得好，有力氣。我說：你女兒天天揉，手都快抽筋了。母親笑說，你們力氣小。

——我們不知道，這是母親最後的笑容。

五日（周三）下午，母親特別清醒，叮囑姐姐：我如果再睡過去，不要叫我了。媽媽很幸福，女兒、孫輩都這麼孝順。媽媽太累了，想走了。傍晚，媽媽催大家去吃飯，她喜歡看兒女們一起團圓熱熱的樣子。我有意晚走一步，眼淚汪汪望着母親。母親說：你這樣媽媽也不放心，你已經盡力了。媽媽很滿足，沒有遺憾。待我們吃飯回來，母親開始發燒昏迷。

十一月七日（周五，立冬）上午約十點半，昏睡中的母親突然睜開眼，叫我的小名，問「我怎麼了？」我說媽媽睡了一大覺。要喝水嗎？保母問要喝米湯嗎？母親點點頭。但母親已經連水都嚥不下了。我給母親潤潤嘴唇，問要不要抹點凡士林，媽媽點點頭。又張開嘴，我問是要擦擦口腔嗎？母親又點點頭。我給母親用牙棒擦舌頭，兩天

陪伴母親的日子

未進食水，舌頭乾得像長了一層硬痂。我細細擦，問母親：舒服點嗎？母親點頭。我問媽媽：昨天公玲阿姨來了，您知道嗎？媽媽一邊比劃着，嘶啞的聲音費力說：知道，哇哇哭……我又告訴媽媽，上海的表哥來不了了，母親比劃着，問他的身體情況，我說還好的，媽媽放心。

十二點，母親又睜開眼，聲音很大、口齒清晰地問：尿片還有嗎？我們給母親換墊子，我問「媽媽冷嗎？」母親微弱地說「不冷」。我摟着母親，讓母親頭睡在我胳膊上，每次換墊子我都這樣摟着母親。母親又瘦又小，在我的臂彎裏，像個孩子。我抱着母親瘦弱的脊背，心疼不已，怕淚滴在母親身上，趕快用手擦掉。為母親輕揉後背，問母親舒服嗎？母親點頭。

下午四點多，母親腿痛得渾身發抖，雙手哆哆嗦嗦合十，祈求老天。請醫生打了一針嗎啡止痛。

大約五點一刻，母親血氧突然下降，掉到五十幾。護士給母親戴上氧氣罩，母親眼睛睜得很大，盯着我們看，眼神裏滿是不捨、慈愛、溫情。我湊到母親面前，努力笑着叫：媽媽！母親的眼神在呼應我，盯着我看。我說：媽媽，我們陪着你哈。母親點點



◀雨中晚桂依然馨香。

作者供圖

初冬的靜美畫卷



自由談
李仙雲

初冬的郊野，天遠地闊。一陣冷風攜着絲絲寒意迎面吹來，落葉如飛鳥，一枚枚赭紅枯黃的葉子，打着旋兒離枝飄零。

沿棧道淺行漫賞，蒹葭萋萋，荻花如羽，這堤畔的癡癡舞者，在風姑娘的輕歌漫吟中，兀自搖曳翩跹。在這秋冬交替之際，環顧四野，滿目的繽紛絢爛，宛若天際將退的最後一抹璀璨晚霞，為這一季生命的落幕做最濃情的告別。

花草樹木這採擷天地日月精華的靈秀之物，每一季都有它獨特的景致與風韻。當寒霜降，萬物凋，千花百卉早已謝去化作塵泥，可那凌風傲寒的菊花卻開得如牡丹般高貴艷麗。

人們在滿目蕭瑟中如趕赴一場盛大約會，紛紛踏至古園看一年一度的菊花展。似

身着華美盛裝的萬千佳麗，燦陽朗照中花兒開得明豔清麗，光影熠熠，把初冬的古園裝扮得詩意盎然。

在一片姹紫嫣紅、翠綠粉白中，透過那「暗暗淡淡紫，融融冶冶黃」的滿園菊花，忽看到大殿一側的銀杏葉燦黃若金。這與古園寒暑相依數十載的蒼鬱挺拔的銀杏樹，在光影變換間，那碩大樹冠好似一頂金光閃閃的皇冠，美輪美奐間自帶莊嚴華貴。

此時的鄉村分外寧靜，晨晨升起的炊煙中，飄逸着誘人的飯菜香。小花狗搖着尾巴，東蹭蹭西嗅嗅，忽地就被那氤氳香氣惹得狂吠不止，直至老伯從屋裏丟出一塊肉骨頭，它才「啾」地一聲撲過去，猛咬狂啃起來。屋檐下懸掛的玉米、大蒜和紅辣椒，那燦黃、淡紫、亮紅的絢爛之色，把農家小院

裝扮得「豐」景如畫。地壟田畝，當玉米、棉花、大豆、紅薯被農人們擷採運回，一畦畦沃野良田，如燕雀遠飛的窠臼，繁盛喧囂遁去，在悠悠白雲、嗖嗖西風裏，空曠而遼闊。

忙了春耕搶秋收的農人們，終於有了空間去村頭負喧鬧，或騎了電動車趕集採買。總喜在田畔踏着碎步讓筋骨活絡的老農，望着一望無垠的麥田，如初生嬰兒般油亮碧綠的麥苗，眉眼間滿是笑意。

初冬，被寒煙所籠的城市，總是被熱氣騰騰的早餐店和煙火味十足的菜市場喚醒。那些在晨熹微露中早起的城市美容師，為城市建設付出辛勞的建築工人，還有日日忙碌趕點赴工的上班族，他們匆忙中用暖胃的早點，驅趕着歲月寒涼，轉身又活力滿滿

投入一天的忙碌中。

清霜輕覆道路兩側的花草間，燦陽撒下，發出鑽石般熒亮光澤。我穿梭於車水馬龍的街市，在熙熙攘攘的人群裏，感受着城市的脈動和歲末將至的悵然。

光陰似水嘩嘩流淌，歲月從不放緩它的腳步。駐足於一片落羽杉下，這曾綠意蒼翠如鵬鳥展翅的碩大樹冠，經寒霜浸染，如今已換上了「棠梨褐」外袍，像仙風道骨的老翁，雖繁茂不再、鬱蔥漸無，但在時光交錯間，卻多了一份凜然風骨和滄桑之韻。

秋去冬來，季節交替間猶如徐徐展開了一軸多彩的生活卷冊。遊走其間，漫賞雲天澄碧、落葉瀟瀟，品讀着獨屬於這一季的清冷與蕭肅，我卻在積霞日落裏，在歲月倉促的腳步中，感受到了生活的清寧與靜美。